

风御九秋○著

氣御十年

第一部 素元加身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点名时间



17K 小说网
17k.com



风御九秋〇著

氣御年

第一部 氣御年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气御千年. 紫气加身 / 风御九秋著.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640-7546-0

I. ①气…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9057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总编室) 68944990(批销中心) 68911084(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2

字 数 / 320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9.8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001 第一章 东山古墓

025 第二章 前世今生

064 第三章 五土掠阳

119 第四章 西赴昆仑

154 第五章 故人相见

209 第六章 同门相残

246 第七章 紫气古城

288 第八章 十八分局

特种部队

我叫于乘风，服役于某军区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的新兵训练为期一年，期间需要掌握枪械制造与使用、格斗技能、侦察技巧、硬气功、驾驶技术等一系列军事技能。

训练极其残酷：凌晨四点起床，轻装五公里；跑步过后练习擒拿格斗；洗漱过后到早上开饭的这段时间需要背诵条令条例；早饭过后为队列条令学习，练习各种军姿；午饭过后为倒功、硬气功训练；晚饭前全副武装五公里越野；晚饭过后为体能训练。

以上是自己某一天的训练过程，由于训练科目时有变换，无法一一赘述。

在新兵连，我结识了一个憨傻的朋友金刚炮。

金刚炮本名牛金刚。

性别：男。

年龄：20岁。

文化程度：高中。不过从我偷看了他给女笔友写的情书开始，我就怀疑他小学没上完。

籍贯：山东，此人一口东北腔，祖籍东北。

身高：170厘米，量身高时他垫了五厘米的鞋垫。

体重：90公斤，饿了三天称出的数据。

绰号的由来：牛金刚喜欢吹牛，故名金刚炮。

说来好笑，与金刚炮友情的加深源自二人共同打扫了半年猪圈。某天午饭后，我去帮炊事班喂猪打扫猪圈卫生，金刚炮屁颠屁颠地跟着去抽烟。

“老于，咱有半年多没见过女人了吧？”金刚炮蹲在猪圈上看着我打扫卫生。

“怎么了？”我叼着金刚炮递过的香烟。

“你说时间长了看不见女人，我咋看这老母猪也是双眼皮呢？”金刚炮嬉笑着说道。

“要不我按住它，你上来？”我笑着逗他。

“行，你按住了，我来……”说到此处他忽然一个狗吃屎从猪圈的矮墙上扑了下

来。幸亏他倒功练得不错，一个俯撑转身鲤鱼打挺就站了起来：“谁踹我？”我叼着香烟抬起头，只见教导队长正阴着脸站在猪圈外：“我！”

以后的半年里，我和金刚炮天天饭后都得去打扫猪圈卫生！

新兵下连的清晨，众人打起背包在训练场集合，部队首长为大家举行了授衔仪式，由于表现优异，全部被授予下士军衔。第二年的士兵通常会被授予上等兵军衔，授予下士军衔属于跃级晋衔。

下连的方式也很特殊，可以自主选择自己想去的分队，每个分队最多有三个名额。

特训大队有侦察分队、枪械分队、工兵分队、快速机动分队、军犬训导分队五个分队。由于新兵下连有很强的自主性，所以每位分队长都亲自进行科目展示，以求能让这些士兵选择自己的分队。

侦察分队长展示的是一套散打格斗技能，凌厉生风，动作极其到位，干脆而毒辣，没有任何人会怀疑其威力及实用性。

枪械分队长拿出来的是蒙上眼睛，在完全拆散的八支现役枪支零件中盲组一支 54 手枪仅用 3 分钟，85 狙击步无瞄准镜一百米内五发五中的绝活。

工兵分队长是个姓孙的矮胖子，一身硬气功很是恐怖，光头连开十二个酒瓶毫发无伤，一拳击碎平放在泥地上的六块红砖拳头不红不肿。

快速机动分队的车辆原地掉头、侧偏两轮行驶、50 秒更换备胎等一系列电影上才能看到的特技动作也令我们大开眼界。

军犬训练分队手势指挥百米外的军犬坐、卧、立、叫、巡逻、扑咬、追踪、救护，甚至呕吐、便溺都可以根据口令进行。

展示完毕，众人根据各自喜好选择连队，侦察分队三人，枪械分队三人，机动分队三人，唯独我和金刚炮两个怪胎，一个进了军犬训练分队，一个选择了工兵分队。

之所以选择军犬训练队是因为我始终对动物有种莫名的信任感。而金刚炮之所以选择工兵分队，主要原因除了喜欢硬气功那种霸道的力量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他长得胖——工兵分队的人都比较胖，在一起谁也不会笑话谁。

军犬分队在我们部队这座大山的最深处，全队只有不到三十人，营房也很老旧，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老楼房。

刚到这里时自己很是有点后悔，太偏僻了，人也少，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分配工作时我被分到了训导班担任副班长，由于两条怀孕母犬还没有生产，所以一时之间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幼犬。没犬的日子我在繁殖班帮忙为犬做饭，那段时间是我最郁闷的一段日子，要是回家，家人问我在部队干什么工作，我如果说在特种部队喂狗，这也不是太好听啊，跟那些喂猪种地的好像也没什么本质区别。

幸亏金刚炮没有忘记我这个跟他一起扫了半年猪圈的战友，隔三差五地就过来跟我聊聊天。

一开始我着实被这个家伙感动了，后来才发现这家伙过来看我是有规律的。每个

周二周五的晚上他一准儿过来，而这两天都是我们分队炖骨头喂狗的日子，金刚炮就是冲着肉骨头来的。

时间长了，这家伙也不好意思老来白吃了，来的次数明显比以前少了。

“老于，给你个好东西。”一天晚上金刚炮又来了，神秘地掏出了个报纸包。

“什么？”我蹲在锅灶旁添着柴火。

“人参果。”金刚炮揭开了报纸。报纸里是一块儿手腕粗细的植物根茎，长有二十多厘米，根茎的形状酷似人形，眉眼肢体俱全，更夸张的是还有小鸡鸡，可惜的是腿部到膝盖处断掉了。

“哪儿来的？”我探手接过端详着。

“前段时间巡查电网时看到的，被雨水冲出来半截，没拔好，断了一截儿。”金刚炮回答。

“有点像何首乌。”我翻看着手里的植物根茎。由于经常翻看各类书籍，所以对药材也有一定的了解，这块根茎很像何首乌，不过个头却大得出奇。

“放锅里一起炖了，兴许吃了能长生不老。”金刚炮看着已经冒出肉香的大锅。

“人参果是水光溜滑树上长的，你这个是黑不溜秋地里挖的，再说就算是，你这东西还断了腿，那半截儿呢？”其实我压根儿不认为这东西吃了能长生不老，之所以让他去挖剩下那半截也是好奇心作祟，想过去看个究竟。

“还在那儿，正好明天又是周六，我带你去看看！”金刚炮抓起一块腿骨堵住了嘴。

意外发现

由于部队的特殊性质，部队所在的山峰被电网整个围了起来，下面是两米高的水泥墙，上面有三根电线，常年通电。

第二天清晨，金刚炮身穿迷彩服，背着81步枪手拿大砍刀来叫我开路。我那时候还没有佩犬，便独身一人跟他去了。由于各分队性质不同，我们分队除非有特殊任务，平时是没机会摸枪的，金刚炮所属的工兵分队则配备有步枪，巡查时可以带上一支预防意外情况。

“前面开路。”到了树林边上，金刚炮将他那把大砍刀递给了我。

“你怎么不开路？”我没接他手里的砍刀。

“那你背枪吧。”金刚炮将枪递给了我，自己拿着砍刀从前面走走砍砍，清理一些长得过分靠近电网的树枝杂草。我卸下弹匣发现里面有一颗空包弹，两颗实弹。

由于部队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驻扎在这里，五十多年的封山使得野生动物特别多，不时地有兔子猪獾之类蹿出来。

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到了山的背阴面，金刚炮在一处树木稀少的山丘停了下来：

“老于，我记得挖那东西就在这块儿。”

他这么一说，我开始打量这片区域，四周的树木很是茂盛，唯独这处山丘没什么植物，只是稀稀拉拉地长着一种我们俗称“鬼子姜”的植物。山丘北侧是处很陡的下坡，坡底是处不大的死水湖，湖水泛蓝，可见水很深。此外湖面上漂浮着不少枯枝败草，使人一望之下心生恐惧。

金刚炮左找找，右看看，终于在小山丘的向阳面找着了那个小坑。

“老牛，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小坑并不深，我轻松地挖出了何首乌残留在土中的那部分。

“上个周六，咋了？”金刚炮蹲了下来。

“一个星期怎么长了这么多，你昨天拿给我的是从膝盖断掉的，这个怎么已经有了半截屁股？”

“老于，你现在信了吧？这玩意就是人参果。”金刚炮瞪大了眼睛。

基本的自然规律我还是懂的，没有什么植物能在短短的一周时间生长得这么迅速，而且看样子它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在修复自己。不过我虽然很是纳闷也没有想太多，拿出报纸包上半截何首乌塞进了挎包。

走下山丘，二人随便找了一处山洞乘凉喝水。部队所在的山峰周围全是废弃的山洞，在抗战时期是战斗掩体。

我和金刚炮休息的这处山洞高有两米，洞口杂草很少，也没什么树木，面向正南，正午的太阳能照到山洞一半的位置。二人进去后找了处干净的地方坐下，金刚炮摘下挎包，从里面抠出两瓶啤酒和几根火腿肠，甩手扔给我一瓶，我看了看又扔还给他：

“我不喝酒的，给我支烟吧。”

跟金刚炮要来香烟，点燃后半卧着吐着烟圈。此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吐出的烟雾竟然顺着洞顶的一道缝隙飘了进去。

“老牛，打火机给我。”我站起身出去拖了几根枯枝回来。

“这都穿短袖了，你点啥火呀？”金刚炮嘟囔着扔过了打火机。

“我怀疑这上面有洞。”我伸手向上指。

点燃枯枝，看得更清楚了，所有的烟雾全部顺着洞顶的那道缝隙飘了进去。

“你过来。”我吆喝着被我熏跑了的金刚炮。

“干啥？”金刚炮提着酒瓶子走了过来。

“上求生课的时候你在睡觉？你看这个烟雾的走向。”

“怎么都向上走了，没往外飘？”金刚炮抬头上望。

“这说明这上面有空间。”我点头说道。

“那咱俩给它挖开看看，兴许是以前打仗时放枪和弹药的地方，到时一上交，说不定还能立个功啥的。”金刚炮开始说梦话了。

我拧开水壶把火浇灭了，说实话我也很好奇，不过我倒没想到里面会有战争时期遗留下的武器。

“人梯。”我从背包里掏出小铲子冲金刚炮喊道。

“来！”金刚炮放下酒瓶走过来扶墙下蹲。

“起！”我直接踏上了他的肩膀，金刚炮发力将我顶了起来

歪着头挥起铲子向上抠挖，没几铲竟然挖出个一尺见方的洞口，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大夏天的竟然感觉洞口凉飕飕的冒冷气。

“点个火把吧。”金刚炮出了个主意。

“出去砍两根树枝。”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这家伙不愧是工兵分队出身，砍树挖洞极为擅长，不大工夫就拖回了两根手腕粗细的松枝。我探手接过，用步枪附件盒里的擦枪油和两人的毛巾快速地扎了两根火把。

“你上去后把我拉上去。”我扶墙蹲了下来。

“里面什么情况？”我活动着肩膀抬头上望。

“乌漆麻黑的啥也看不见，你快上来吧！”金刚炮说着趴了下来，伸手将我拉了上去。

金刚炮掏出打火机点燃了火把，借着火把不算明亮的火光，大体观察了周围的情况之后，我们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老子，这不像是放弹药的地方啊……”

东山古墓

我第一时间就判断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废弃仓库，这分明就是一座坟墓！

墓室大约有半个篮球场大小，呈正方形，高约三米，火把勉强能够照到尽头，东北角已经轻微塌陷，一堆灰色方砖杂乱地散落着。整座墓室阴冷而干燥，隐约有股腥臊之气。

书上电视上自己也不是头一次接触坟墓了，可是当自己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真正的坟墓时，那种感觉是震撼的，从心底升起的恐惧令我浑身发冷，手脚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老牛，给我支烟。”我努力令自己从震惊中冷静下来。

金刚炮哆嗦着拿出了烟盒递了过来，我看了看只剩下一支了，抽出点上，深吸一口：“别害怕，看看去。”

“你才害怕呢，我是想动死人的东西是不是不太好？”他对于我说他害怕很是反感。

“我又没说要动人东西，我只想看看。”我摇头说道。

金刚炮不吭声了，我俩举着火把一步一步挪地向里走去，生怕有什么传说中的机关，中了埋伏，后来感觉每步踏的都是实地，心里才逐渐踏实了下来。

“那里有个棺材。”金刚炮指着墓室中间凸起石台上的那口南北放置的大棺材。

“我早看见了，别动它。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我点头说道。

我手举火把向墓室北侧走去，那里隐约有张供桌模样的台子。金刚炮仍对我说他害怕耿耿于怀，赌气似的没跟来，朝东北角那堆散落的青砖走去了。

我手持火把走近那张供桌模样的台子，发现是张古时的桌子，式样跟今天的桌子类似，长度短了将近一半，四角微微向上翘起，有浪花形装饰。

由于桌子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加上光线不足，所以看不出什么材质，桌面上摆放着两个扁圆形的碗，类似于僧人化缘时用的钵盂，里面好似还有颗粒状的东西。

此外桌上还有薄薄的一沓纸，应该是书籍之类，大小比我们现在的32开纸张要窄上不少。我掐灭了香烟，伸手拿起，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东西，到手里就酥了，纸末掉了不少。我正暗自惋惜，却听见金刚炮的声音：“老于，这里有人来过，你快过来看！”

我顺手将那本古书塞进背包跑了过去，只见金刚炮提着条白色的编织袋冲我嚷嚷：“老于，不用看了，这里被人偷过了，你看这里有个洞。”

我低头一看，发现墓室的地面上的确有个洞，直径约有我们常见的小水缸那么粗，边缘并没有杂乱的棱角，反而显得很光滑。

“他们肯定挖了不少好东西，还拿袋子来装呢。”金刚炮摇晃着那条白色的编织袋说。

我伸手接过金刚炮手里的袋子，凑近火把仔细一看，不由得寒毛直竖，心脏骤然收缩，瞬间就是一身冷汗。这哪是什么袋子？这分明就是一张巨大的蛇皮！

“蛇皮，这是大蛇褪的皮！”我惊恐地扔掉了手里的巨大蛇皮冲金刚炮大喊。

“啊？”金刚炮惊叫着将步枪从背后转到手上，刹那之间面无人色。

就在此时，从塌陷的洞口下方传来了一声尖锐的嘶鸣声，紧接着一股刺鼻的腥气从我们脚下的洞口涌了上来。

光是蛇皮就把我俩吓个半死，正主儿回来了那还得了！

“张嘴！”金刚炮快速地将他那支火把塞给我，掉转枪头朝着洞口就是一枪。

“轰！”尽管巨大的枪响震得我脑子充血，但是我仍然条件反射似的借着枪口发出的火光，一把抓住了弹出的弹壳。

“你先走！”“我先走！”我俩同时喊道。这倒不是我怕死要先跑，而是训练时部队规定：遇到紧急情况时有武器的殿后。

我三步两步跑到刚才弄开的缺口处纵身跳了下去，一个滚翻抓过我俩留在山洞的砍刀，紧接着金刚炮就跟颗哑炮似的从上面跌了下来。

二人一看对方无恙，撒丫子就跑，要多快有多快。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潜能是无限的，我从未见金刚炮跑得那么快过。

我俩一口气跑出去好几里地，这才敢向后回望，看到那玩意没跟来，才略微松了口气。快速地喘几口气之后，爬起来接着跑，一直跑到电网起点的沥青路，我俩才一

下子瘫那儿了。

“老于，你见过那么大的长虫吗？”慢慢回过神，金刚炮先开了口。尽管我们连正主儿的面都没见着就被吓掉了魂，可是地上的大洞和褪下的蛇皮却间接地向我们证明了那家伙不是一般的大。

“没有，从没见过，我见过最粗的也就碗口粗细。”我摇头回答。

“那东西咋长那么大，拱坟里干啥？”金刚炮转身看着我。

“不知道。”我摇头开口，转而伸手将那颗空包弹弹壳递给他。部队有规定的，不管实弹还是空包弹，只要执行任务时击发了，都必须回收弹壳并说明用途，金刚炮81步枪里的头一发是空包弹，虽然是空包弹，但是5米以内还是有杀伤力的，要是弹壳收不回来，回去是要背处分的。

“子弹打了一发，回去咋交代啊，我要说拿来打长虫了谁信啊？”冷静下来金刚炮终于想到了我们面对的问题。

“不能说实话，我们挖人家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就算我们不是故意的，万一被领导知道了，咱也说不清楚。”我摇头说道。

“那你说咋办？”金刚炮犯难了。

“就说遇到狼了。”我出了个主意。

“我连狼长啥样都不知道，他们问我，我该咋说？”金刚炮连连摇头。

“和我们分队的狼狗差不多。”

“那咱遇到那玩意以后要是出来咬人了咋办？”金刚炮人品并不坏。

“可能性不大，那东西在那里估计有段日子了，这么长时间也没见它干什么坏事。”我摇头说道。

我们接下来又商量的若干细节，磨蹭到天黑，各自回到了自己分队。

由于白天受惊过度，我回到连队之后倒头就睡，也不知金刚炮回去之后都说了什么。晚上九点多，大队领导开车来到我们分队，把所有的犬都看了个遍，最后在我们分队长的那条叫“国荣”的犬舍前停下了，连续问了几遍“国荣”当日的行踪，把我们分队长都问愣了。

事后我才知道，金刚炮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下连时分队长带过去做演示的“国荣”，回去汇报就按照“国荣”的体态特征描绘了他遇到的那头狼。

观气补遗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我不放心金刚炮，就给他分队打个电话，结果被告知那家伙一早就请假出去了。我放下心来，这家伙还有心情请假出去玩，那就表示他没什么大事儿。

由于是周末，整个分队没剩下几个人，我忽然想起昨天塞进挎包的那本古书，便

将它从挎包里拿了出来。

我小心地吹掉上面的灰尘，发现虽然纸张老化，但是字迹仍然清晰可辨，三道筷子粗细的暗红色装订线也没有腐朽。书皮自上而下书写着四个古篆大字：《弈经奇局》！

弈经？这是什么玩意？《易经》我是知道的，可是也不是这个“弈”啊，信手翻了几页，乱七八糟的全是棋谱，原来这是本教人下棋的棋谱。虽然自己也没指望遇到《九阴真经》之类的武功秘籍，可是还是多少有点失望，关键自己对下棋一点兴趣都没有。

“废物。”我将手里这本掉渣的破书往桌上一扔，顺势躺在了床上，点上了一支烟。

也不知道是福至心灵，还是间谍电影看多了，我忽然想到这本书里是不是隐藏着什么得用特殊的方法才能看到的秘密。想到这里翻身坐起，拿过棋谱仔细端详，怎么看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要说特殊，那就是这本书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年了，字迹却仍然很清晰，也没有鼠咬虫蛀的现象。

反正自己对下棋也不感兴趣，干脆给它来个破坏性的分解。想到此处我从抽屉里拿出小刀，一张一张将书页割了下来。自己年纪尚轻，也不懂得文物，更不懂什么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研究价值，一本也不知道哪朝哪代的珍贵物件就让我三下五除二地分了“尸”。

割完之后，我去洗漱间端来了清水，抓起几张泡进了水里，屏着呼吸瞪大眼睛仔细观察——没反应，一点反应都没有。

水不行，换醋。我急三火四地跑到炊事班抓过半瓶子白醋跑回楼上，不行。

醋不行，换油。我又跑回炊事班提着油桶跑了回来，还不行。

本来棋谱就没几张，让我这么三折腾两糟蹋，只剩下寥寥几页。我有点气急败坏——水不行，用火烧！我掏出打火机也没多想，直接将剩下的几张点着了，心里在默默祈祷……

结果我的祈祷一点用都没有，剩下那几页很利索地烧成了灰烬，烧得那么干尽，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我无精打采地把空油桶和醋瓶子送回炊事班，然后端着脸盆偷偷地跑到厕所将盆里的油倒进厕所冲走了。

扔下盆子无精打采地回了宿舍，看着好好一本书现在只剩下一条书边，我有点后悔了，要是拿出去卖给喜欢下棋的人，估计能卖不少钱，能买不少烟。

就在自己拿着那条没了书页的书边发愣时，我猛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本古书的装订线似乎太粗了点。

纸类古书自己在博物馆是见过的，大小比今天的32开纸张要略小一点，右侧以细麻绳装订。我所拿到的这本棋谱本来就不厚，似乎没必要用这么粗的装订线来装订。而且麻绳一般是白色或灰色，这本怎么用的是红色？

想到此处，我拉开抽屉拿出针线包，取出缝被子用的粗针，小心翼翼地从小书边里挑出了那条筷子粗细的装订线。

由于长时间的固定，装订线刚拿出来时如同蚯蚓一样是弯曲的，我拿起其中一头，靠近观察，发现这条暗红色的装订线有着树木年轮一样的螺旋形纹路。难道是根什么植物的藤条？

再仔细一看，不对，不是藤条。因为上面有着细微的绒毛，应该是某种动物的皮子卷压后的产物。

我闭上眼睛，用最敏感的左手无名指缓慢地触摸，终于找到了细微的叠层分界。我瞪大眼睛，换上小号的针，一点点地顺着那条线揭了开来。

终于，我看到了暗红的皮子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色蝇头小字。我强压住内心的激动，尽量平稳呼吸，用针尖一点一点地揭挑，耗时两个小时终于全部揭开。

一张筷子粗细的皮子竟然卷了十几卷，完全铺展开竟然足有半张报纸大小，我兴奋而紧张地拿了起来，右侧由上而下两个小篆映入眼帘：补遗！

补什么遗？猛一看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按理说藏得如此隐秘的东西对于存放它的人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否则也没必要搞得这么麻烦。

耐着性子又读了几句，终于看出了门道，原来这里面记载的东西是对另外一本书的补充和纠正。跟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些八卦手相之类的书籍不同，这页纸（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张寒鼠皮）里记载的东西没有那么深奥或者说没有那么故弄玄虚，一开始就切入正题，没有大纲也没有章节，说得很是随意。

头几句是这样的：“先师密授：五行观气之初，宜选卯时酉时对日，三日复视指端，方可见气。吾惑之，选午时对日，闭目观指，立见气也，何舍近亲而求远戚焉？”

自己高中时学的是文科，古文我是接触过的，不过这几句话看得我真是一头的雾水。按照原文，翻译过来应该是：“我的师父曾经告诉我，刚开始学习五行观气的时候，最好选择早上日出和下午日落时对着太阳，三天后再看手指尖，能看到气。我感到奇怪，在中午时分，闭上眼睛看手指，马上就能看到气，何必舍近求远呢？”

“闭上眼睛看手指，你能看见个屁啊。”我不由得在心里暗骂。

骂归骂，不信归不信，好奇心总是克制不住的，现在都11点多了，应该是午时了，我看了看太阳，又看了看手，没看出所谓的气来，我又把手对着太阳，闭上眼睛，还是没看见什么。

我突发奇想，是不是我闭上眼睛时气能出来，而睁开眼气就出不来了呢？于是，我把手对着太阳，闭上眼睛，偷偷地睁开一条小缝……

我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在五指的指尖隐约有五股肉色气息，有五六厘米长，比手指略粗。我试着动了动手指，五股肉色气息也跟着动。

就在自己为看到了所谓的“气”感觉惊讶的时候，楼下一个老班长扯着嗓子喊我：“小子，开饭啦。”

“我肚子不舒服，不吃了，你们吃吧。”我随口应答。油都让我糟蹋了，用屁股想也知道那四川厨子做不出什么好吃的来。

盲人摸象

我强抑着内心的激动，用了半下午的时间走马观花地将这张“补遗”看了一遍，因为是“补遗”，所以很多地方只记载了补充和修改的方法，而没有说明是针对什么作出的补充和纠正，看起来并不连贯和完整，着实费了我不少脑细胞才将其中的内容看懂了十之七八。

根据其中一则“补遗”的记载：“承圣甲戌，夏初，观西郊坟场现浅蓝火融之气，午时往之，觅未果。子时又往，现。以玄水克之，怒反噬，断拂尘……”根据这段话我分析写这页纸的人应该是个南北朝时期的道士，“承圣”是梁元帝的年号，而“拂尘”肯定也不会是和尚拿的。

而整页纸所记载的应该是针对一本他师父所写的名字叫《五行观气术》的书所作出的“补遗”，根据诸多旁枝末节，再加上自己“卓越”的推理才能，我得出以下结论：此人是个观气的道士。这张纸上记载的应该是在观气时遇到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或者比较高明的见解。

所谓的观气并非单纯地局限于“观”，因为这里面记载的有很多是对于气的修改甚至逆转的方法或法诀，如果单纯就观气而言，则包含了五大类别或者说五个层次。

最基础的是看血气，通俗地说就是凡是喘气的都应该归于这一类，而观察的方法只需用肉眼就可以了。

高一级的是感魂气，凡是存活过的生物，在死后很长时间内，都会有魂气残留。我想这个所谓的感魂气应该是属于“活见鬼”一类的方法。对于这类东西观察就不是用肉眼可以进行的了，需要“感”，至于怎么感，这上面没有明确的记载。

再上个台阶就是观灵气，所谓灵气是指动植物甚至顽石朽木存世的时间较长，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吸收了天地灵气之后所散发出的对外界事物有着一定影响的气息。对于这一阶段，“补遗”里面记载了一则事件：“吾观徐妃宫春气外泄，灵目寻之，地下三尺现阴土，大如箕。移昆仑九阳松制些子景赠之以克阴土之虐。逆阴阳，卧半载……”

至于观气术里更高级别的参天悟地，“补遗”里面就没有了明确记载，仅用一句“天地之气，观之损阳，动之折寿，慎之！”一笔带过。看来这天地之气要是动了，估计就不是“逆阴阳，卧半载”的事了。

此外，我还发现这个道士观察或者降伏的一些事物的困难程度往往和那些事物本身所散发的气息颜色呈正比，我总结了一下，气从低到高恰好也是分为了五个层次。

一般来说，动植物（包括人）未采气修炼之前散发的都是本身的颜色；略有道行的一般呈银白色；再高就是红色；修炼到一定程度了就会散发蓝色气场，到了蓝色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大门槛了，要想跨越这个门槛，是人的必须应难，动植物则必须度劫；如果侥幸成功了，后面就是紫色气息；最高的是只有佛教的佛和菩萨以及道教的三清祖师所到达的那种境界，就是“彩色之气”。大家应该都见过菩萨或者佛的照片或者

贴纸，在他们的背后一般会有一个五色光环。其实那就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气。之所以说是经过艺术加工，是因为气是整个包裹人体的，要是散发的话不会只散发头部那一块儿。

一眨眼到了晚上开饭，我凑合着下去吃了点，炊事班长操着他那四川味的蹩脚普通话没完没了地嘟囔着谁拿了他的花生油，我装作没听见，闷头扒了几口，便匆匆上了楼。我再次抓过那张纸，又一头扎了进去，再次进行归整，可惜的是无论怎么参考对照，始终还是无法窥其全貌。半部聚气法和几句残缺的法诀就是我一整天的收获了。聚气法顾名思义就是吸收凝聚外界之气为己用的法门，说通俗点就是观气术的基础，在整个观气过程中起着极大的作用。我发现观气并不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在整个“补遗”里光是“盲冥三日”“卧半载”之类的字眼就出现了好几次。因此我判断如果吸纳之气用完而还要强行驭气的话就会伤及自身元气。

我把这张纸放在褥子下面，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疲劳的脑子，谁知竟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由于我们驻在深山里，每当天黑，一种黑底白花的大蚊子就会准时光临我们宿舍。所以每天晚上不支蚊帐是睡不着的。奇怪的是那天晚上我光胳膊露腿儿地睡了一夜，身上竟然连个包都没有。

惨遭遗弃

第二天起床号还没吹，繁殖班的孙班长就跑来叫我，说是一条母犬快要生产了，让我过去帮忙。本来我还睡眼蒙眬的，一听这个消息马上来了精神，披上衣服就来到了犬舍。

生产的母犬是只去年刚从德国运过来的两岁平背牧羊犬卡娜，这是头一次生产。孙班长是个志愿兵，也是个资深的犬类繁育高手。他拿出体温表量了量卡娜的体温：“36度了，应该快了，小于，你去拿瓶消毒水过来。”

我一路小跑来到医务室，咣咣地把军医敲了起来，拿上消毒水就跑了回来。这时卡娜已经产下了两条幼犬，孙班长正拿着小剪刀处理其中一条幼犬的脐带。

刚出生的小犬身上包裹着胎膜，首先得清理胎膜，然后清理口腔鼻腔，以便幼犬可以正常呼吸，然后是处理脐带，剪断并用棉绳系紧，在剪断的位置涂抹一点消毒水就基本结束了。

我帮着孙班长处理了两只刚出生的幼犬，卡娜警觉地注视着我，直到感觉出我没有伤害它幼崽的意图才收回警惕的目光，大口地喘着气。

卡娜这一胎一共生产了四条幼犬，大小基本均等，毛色黑中带黄。它们闭着眼睛在“卡娜”怀里拱着寻找奶头。

又等了一个多钟头，没见有幼崽出生，我们判断生产结束了。我跑回办公室拿来天平和尺子，测量并记录了幼犬的体重身长，做好记录。

就在我们准备洗手吃早饭的时候，卡娜站了起来，又做出了排泄的动作，后退弯曲，背部拱起，明显又在用力。

我们站在犬舍外隔着玻璃观察，卡娜这一次生产得很困难，浑身不停地颤抖，还不时地发出哼哼声，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能顺利生产下来。孙班长急了，跑过去帮它按摩腹部。卡娜舔了舔孙班长的手，眼神里满是感激与信任。这还是我头一次从犬的眼睛里读到人类的情感。

几番努力还是不行，孙班长左手戴上橡胶手套，右手抚摸着卡娜的颈部，左手伸进了卡娜的产道。这时我发现卡娜龇了龇牙，不过还好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横过来了！”孙班长说着慢慢地缩回了手，用三根手指夹出了一条带着胎膜的幼犬，熟练地扯破胎膜，却发现幼犬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孙班长戴上听诊器听了一会儿，“死了也好，省得挨针。”

“挨针，挨什么针？”我不解地问道。

“你仔细看看这条犬。”孙班长说着递过那条幼犬。

我伸手接过，发现这条犬颈部以上的毛色竟然是白的，属于严重的变异现象，这样的犬肯定不能正常训练服役，按照管理规定是要安乐死的。

我对这个安乐死是很厌恶的。如果当事人因为病痛折磨自己不想活了，你那一针那叫安乐死；要是人家本来是想活的，你还给人家打针那跟谋杀有什么区别？

孙班长拿过照相机给这条死犬照了张照片，然后又提着死犬对着产舍墙壁上的摄像头晃了晃，反手将幼犬递给了我：“小于，拿出去埋了，埋远一点。”

“哦。”我探手接过死犬，拿着铁锹走出了营地。

倒提着死犬走出两里地，找了个干净的地方挖了个小坑，我不忍心将它直接放进土坑，找了点叶子垫了一下，这才伸手去拿那条死犬。结果这一拿吓我一跳，小东西竟然在抽搐！

我回过神来伸手拿起它，发现它一直有呕吐的意图，掰开它的嘴，发现其喉咙部位有一团黏糊糊的东西，我伸出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艰难地将它喉咙里的秽物抠了出来。

看着小东西憋得发紫的脸色慢慢恢复正常，我这才放下心来。不过紧跟着愁人的问题就来了：孙班长给它拍照和在摄像头面前展示的目的就是证明它已经死了。再说这个小家伙形象也的确不太好，长了个白脑袋，我要抱回去，估计马上就得把它给“安乐”了。

尽管是夏天，可是早晚的温差还是很大的，我看见小东西冻得直哆嗦，便伸手抓过来塞进怀里。

我要把它拿回去，它一准就没命了。要是不送回去，被人发现偷盗军犬是要开除军籍的。再说不送回去，我怎么处理它？

小东西尽管刚出生，爪子却有了，在我怀里胡乱钻拱，搞得我一身鸡皮疙瘩。

“哎呀呀，我可不是你妈。”小东西在我怀里似乎找到了与它目标类似的东西，

毫不犹豫地就下了口。

“算了，救它一命吧。”我狠狠心打定了主意，抱着它就往营地跑去。

我虽然向营地方向跑，可并没有回部队，而是绕到了部队东面的电网隔离墙，左右环视确定无人，便从一棵小树上折了一根“Y”字形的树枝将墙头上的电网给撑了起来，然后翻墙而出。

我光着肩膀，提着衣服里的幼犬，快速地向最近的村庄跑去。一进村就到处打听谁家养了狗。工夫不负有心人，没多久我就找着了一家，老头老太太，家里的狗刚下了窝小狗。我冒昧地敲开人家大门，说我是来打工的，家里的狗下了小狗，大狗死了，小狗没奶吃快饿死了。

虽然内心里对欺骗老人家很是过意不去，但是还是说得感人泪下。老人就是心好，痛快地答应了：“行啊，就是不知道它让不让呢。”

“没关系，我有办法。”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我所谓的办法也只是从繁殖班的班长那里听来的。

老大爷把我领到了自家的狗窝旁，我一看顿时傻眼了，怎么是只哈巴狗？算了算了，有奶就是娘。不过说心里话，这奶娘实在是太小了点。

我耽搁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说干就干。我快速地将衣服包裹着的小犬拿了出来，伸手从那只哈巴狗和它的小崽的排泄物里抓了一把，也不管是屎是尿了，没头没脑地就往我怀里的小家伙身上抹。小家伙扭头伸爪还挺抗拒。

救命呢，抗拒个屁啊。你要是没人家的气味，谁能让你吃奶？

弄完这些，我请老奶奶将大狗叫走，转而将幼犬和其他几条黄白色的哈巴狗放在一起。那些小东西已经睁眼了，看了看这个混进来蹭吃蹭喝的家伙也没什么明显的敌意。

大狗回来了，到处嗅，关键的时候终于来了，这要不让你挂单，我上哪儿再给你找奶妈去？

幼犬爬着拱着终于找到奶头一口就咬住了，母狗在它身上嗅了嗅，转而闭上了眼开始假寐，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临走时，我侧眼看了一下那小东西，这才发现是个“小姑娘”！

快速地向老头老太太道完谢，我飞奔回了部队外墙，如法炮制翻回墙内，拿着铁锹跑回了部队。

“孙班长，我回来啦。”我冲等候得不耐烦的孙班长销假。

“怎么这么长时间？”孙班长面色不好看了，此刻已经过了早饭时间。

“你不是让我埋远点吗？我跑出去五六里地。”我开始撒谎。

“我让你埋远点，你也不用跑那么远啊。快去吃饭吧，炊事班给咱留了。”孙班长见我执行命令如此坚决怒气顿消。

两人来到厨房洗过手后开始用餐。